

大武林

许仁图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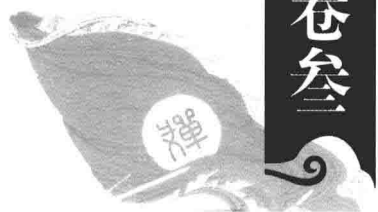
卷叁



大武林

许仁图 著

卷叁



目录

第三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1. 人间儿女成狂 阅尽银河风浪 | 3 |
| 22. 相逢不相识 共语不知名 | 28 |
| 23. 震天雷乍响 刀魂阵失威 | 51 |
| 24. 英雄际会当生风云 朕之江山美好如画 | 74 |
| 25. 语叹向谁道 相怜能几时 | 94 |
| 26.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| 115 |
| 27. 白雪楼中一望乡 青山簇簇水茫茫 | 143 |
| 28. 水的祖先走过的地方 还会带他的子孙回来 | 163 |
| 29. 横笛怨江月 扁舟何处寻 | 185 |
| 30. 非真武无以当之 唯英雄才堪大任 | 203 |
| 31. 繁花落尽水流冬 风光不与四时同 | 223 |

第三卷

Da wu ling

廿一、人间儿女成狂 阅尽银河风浪

由西湖往西望，丁家山跃起于水面，郁郁苍苍。西湖的西山路是一条以大石铺成的林间古道，处处绽放目迷心醉的万紫千红。户部侍郎孙潜山的孙庄就在西山路上。

孙庄分宅院住宅区和园林开阔区。宅院区马头粉墙，石板天井，间以假山环绕的小池水面，随处点缀花草木石，小径可步，布局紧凑，陈设典雅，有静必居、香雪分春堂、景苏阁、衍芬精舍、赏心悦目亭、如沐春风廊等处；园林开阔区花草夹道，曲径通幽，飞鸟来唱，菱荷浮水，或倚栏临波，或闲庭信步，或啜茗晴窗，或听雨蕉荫，无论沐晨风而手谈，揽明月且缓归，无一不乐，即取名为“一镜天开园区”。

一镜天开园区以大面积的一镜天开池面为主，水面中间横以两宜轩，轩南池面的镜池湛湛清波，绕池堆垒太湖石，精巧绮丽。镜池边的翠迷廊倚墙临水，灌木丛丛，廊柱之间设砖砌坐栏，地面以砖块铺砌，素朴典雅。

白舞期待娘亲带回文直方对她的关爱情意，一颗心紧张得几乎快跳出口，脸现潮红倾听，不料江如斯颀然一叹说，没见到文直方，让她心凉一半。江如斯接着编派文直方贫贱出身，江湖打杀，朝不保夕的风险太大，让白舞希望完全落空。白舞这才发觉娘亲是要去警告文直方，不得再接近她女儿，脸色发白全身颤抖，却听娘亲幽幽说起遇到她的生父，现在是一个门派的掌门。白舞再也按捺不住，不留情地指斥道：“你留不住别人家的男人，却编派我那男人的是非。他是贫贱，可我小时候被你抛在二舅家，跟他还不是一样贫贱。你说他不好，他有什么不好，你连人影都没见过，你只顾自己，从不关心我。我不要再见到你了……”

江如斯张口愣立，伸手掴了白舞粉脸，气喘咻咻斥道：“你这丫头反了，不晓天下爹娘心……”

白舞抚着被掌掴的面颊，圆睁双眼，毫不退让，直瞪江如斯道：“什么天下爹娘心，我从没见过爹娘的爱心，只见过贪心、私心、无心、偏心、狠心，爹给过我什么，连见过一面都没有，还谈什么爱心？他有没有想过我，你还怀念他！我恨你！我恨他！”

白舞随手拿起桌上小刀在白藕般的玉手划了一刀，鲜血刹时流了出来。江如斯颜脸惊悸，惨白跌退，慌乱冲出直喊救命。

白舞的闺房在两宜轩，坐落在静必居与一镜天开园区间。白舞将自己锁在两宜轩内，哭了两天。走出两宜轩后，几乎天天坐在镜池边的翠迷廊，直愣愣望着倒映天光云影的池水。随身婢女怕她想不开，做出遗憾事，即使遭斥退，仍亦步亦趋跟着。白舞威胁婢女不要逼她走绝路，婢女清楚白舞刚烈个性，说到做到，只好依她，只要她不离开孙庄就成了。

白舞自伤的玉手刀痕不深，白舞也不在意会不会留下疤痕，她在意的是，自从那件事发生后，文直方为什么没来看她，难道心中全然没有她？白舞这几年在富贵的官宦人家生活，未曾习武，不晓江湖风险，不解人性的阴恶，没有发觉那晚热情缱绻，多少受制于春药，还以为完全是两情相悦，情不自禁。

已时，镜池天开水蓝，倒映池中天色的树影一如实景，虚实难分，白舞倚墙临池，拖腮望水，就在出神之际，身后传来一女子的冷哼：“好雅兴，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，想勾引谁？”

白舞侧头一望，一身水绿罗衫女子，背插长刀，脸罩寒霜亭立面前。白舞秉性单纯，贴心好友不多，把兵戎、田梦梦、叶寻欢这些别具用心之人，都当成兄姊，突然面对这陌生女子，话虽然尖酸刻薄，也不生气，只是叹一口气回道：“我在这儿，还能勾引谁？”

那女子双眼一睁，没好气道：“还装贞女，从小骨子里就是妖媚狐狸精，勾引人家，还没胆子承认。”

白舞如坠五里雾中，越听越迷糊，凝视对方半晌道：“我怎么从小勾引人家，你说个明白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啊？”

那女子提高声音道：“你从小就勾引文直方，还狡辩！”

白舞一听“文直方”，双眸一亮倏地站起，喜色道：“小六子，你认识小六子？”

那女子不悦喝道：“什么小六子，谁叫你这么唤叫的！”

白舞微怒道：“这位姊姊怎么如此蛮横无理，我叫他什么，与你何干。我小时候就叫他小六子，你是谁？”

“他——”

水绿女子话到唇边，咽了下去，那女子正是戴月。文直方曾向戴月拍胸说，他是戴月永远的“小六子”，只有她能叫他，但文直方少时的话，怎能公然拿来向白舞呛声呢，何况白舞幼时的确跟随文直方，叫起“小六子”自然亲切，而她反而在成年后叫不出口，从小名的叫唤，她和文直方的关系给白舞比了下去，想到此，戴月更增无名火。这时，她听到白舞轻呼道：“我知道啦，原来是你，东坡酒楼那个月儿——奇怪，他为什么会喜欢你。”

“哼，小六子喜欢我，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戴月本来愤怨白舞，突听此语，心中微喜，口气稍缓道：“你不会自己反省，他为什么不喜欢你？”

白舞摇摇头续道：“我以前一直以为你这富贵人家子女高不可攀。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是啊，我现在要反省，小六子其实蛮喜欢我的，只是我自以为比不上你，不敢表示。我要去找小六子，跟他永远在一起。”

戴月不意白舞幡然一转，反而自省到条件不差戴月，心生文直方非她莫属的柔情。戴月气急败坏道：“小六子凭什么会喜欢你？”

白舞喜孜孜道：“这还要怀疑吗？小六子不喜欢我，怎么会和我同床共枕呢！”

戴月不屑狠声道：“也不照照镜子，说来真可笑，你和小六子那桩荒唐事，是因为遭人下春药摆弄，还洋洋自得，不知羞耻。”

白舞闻言，色变叫嚷道：“胡言乱语，你根本是在嫉妒造谣！”

戴月幸灾乐祸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嫉妒造谣，小六子现在非常恨你。给你们下春药的是兵戎，兵戎趁小六子春药发作后，将他拖走，丢进

十里郎当岭上一个土穴内，将他埋起来，幸好有人救他，他不恨你跟兵戎串通吗？”

白舞听到戴月提及十里郎当岭，尖声急辩道：“你骗人，兵哥哥是好人，怎么会害小六子，我找他问去——”

白舞说到此处，翠迷廊丛树后，响起清脆的击掌声。一人阴鸷冷峻，边走边击掌走近。戴月面色惨白连退数步，惊悸望着突然现身的兵戎。白舞喜叫一声“兵哥哥”，快步趋前道：“兵哥哥你来得好，告诉这个姑娘，她说的都是谎言，都是捏造的。”

兵戎嘿嘿连声，向白舞露齿笑道：“小舞，你要听真话吗？”

白舞未注意兵戎话中有话，直言道：“真话？那还用说，当然是真话。兵哥哥，你说给她听。”

兵戎逗白舞道：“好，我说给戴姑娘听，也说给你小舞听，戴姑娘说的——都是真话。”

白舞一听，呆立良久，嘴里嗫嚅道：“兵哥哥，你……你是故意说笑吧！”

兵戎眯眼道：“我怎么忍心故意说笑，骗你小舞呢。小舞，戴姑娘毁我山寨，非死不可。文直方跟我虽无冤无仇，但身上却有宝物，我非要不可。无巧不成书，你与文直方是小时玩伴，你喜欢他，我自然愿行好事，帮你找他，顺便取走他身上的东西。当然，我做哥哥的还帮你一偿心愿，一夕缠绵的滋味不错吧。你应该感谢我兵哥哥。”

“感谢你兵哥哥？”白舞樱唇微启，端详兵戎半晌，美眸定在戴月脸上，噗哧笑出声来，道：“我知晓了，一定是你爱小六子，探知小六子喜欢我，拜托兵哥哥一同来破坏，对不对？”

白舞这突如其来一问，戴月一时不晓如何回答，她不能回说不爱小六子，也不能在兵戎面前直说兵戎利用白舞的单纯。白舞瞧戴月静默，得意续道：“你想骗我，也要让我相信。编造小六子被埋进土穴又被人救走，谁人相信，你又有什么力道毁了兵哥哥山寨。再说，你们两人不是事先串通，怎么会一前一后到我这儿？”

白舞说得头头是道，兵戎笑得前俯后仰，道：“小舞，兵哥哥养了一头海东青，你看，它现在就在头顶盘旋，它盯视戴姑娘好几天，我尾

随她进来,是想杀死她,不是跟她串通。不信的话,我现在就杀她!”

兵戎说完,抽出太极刀,右足踏弓步,右手刀易换成剑使用,回腕,一片刀光寒芒若奔雷逐电般激射戴月。戴月施出解牛刀法迅疾封挡,一招“桑林之舞”快劈太极刀。两刀匡镲交锋,迸起火花,戴月正欲换招,陡见太极刀翻飞刺削过来,侧身斜飘,险险避过。

白舞以为两人动刀仅只假戏表演,娇呼道:“危险,点到为止就好,不要再打啦!”

兵戎见戴月躲过他化刀为剑的一招,发出桀桀怪笑声,道:“不差,躲过我这招‘卧虎当门’。可惜挡不了我下招‘逆鳞刺’,今日你命丧此地也算值得。文直方处处回护你,我饶他不得,你算是陪葬。你们两人在金山逃过一命,他又在十里雾救了你,有本事就出现在这里。”

兵戎说毕大喝一声,脚踏太极步,右手刺刀回撤,刀刃朝上,刀锋向前下方,再由里向外拨,往戴月的“十九年刀”追形逐影拨刺过去。

兵戎精擅兵器中的刀剑,他虽然惯使太极刀,却能揉进太极剑术,刀剑合使,杳之若日,翩如腾兔,追形逐影,光若仿佛。戴月未见过这种奇招,手中刀被嗑飞,大骇快退三步,眼前一花,一人从身后树丛跃起,接下戴月用刀,站在戴月身边。

“文直方!”兵戎震骇莫名,双手忽劈忽拍,劲风急疾震耳,强绝一时的掌劲拍向文直方,身形同时后窜,站在白舞身旁。

白舞这时看到文直方蓦然出现在戴月身边,并未如往昔般喜欢叫,美眸凄迷,凝视文直方片晌道:“小六子,你怎么会到这儿,是跟踪戴姑娘的吧!”

文直方在梦里桥惊闻戴月要找白舞晦气,从平江到临安一路暗随戴月到孙庄,见戴月盯梢白舞多日,好不容易等到白舞在翠迷廊独处才现身。白舞跟戴月、兵戎的对话,文直方全听进耳里,白舞这问话,他虽明知如实回答会恼怒白舞,却也不得不点头承认。

“小六子,你真的被埋在土穴?我们吃的酿蟹橙给下了春药?你真的——真的喜欢戴姑娘?”白舞惨然问道。

白舞连番问话,文直方心知糟糕,干涩声音道:“小舞,我一直把

你当作——”

白舞未待文直方说完，尖声嚷道：“你从小就这样说，我听不进去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爱她，她爱你吗？她帮你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，她比我漂亮？比我温柔？……”

白舞连串问话令文直方招架不住，难以回答，戴月同样说不出话来。白舞转向兵戎凄楚道：“兵哥哥，我深信你，感激你帮我找到小六子，没想到你却利用我，这世上没有人真正爱我。”

兵戎嘿嘿一笑道：“小舞，我对你比文直方对你好太多了。他眼中没有你，只有戴姑娘；你的心中没有我，只有文直方，但我仍成全你们欢好。”

白舞切断兵戎的话，幽幽道：“兵哥哥，不要这样说小六子。他——”

兵戎仰天大笑道：“小舞，你死到临头，还不觉悟，如果你和戴姑娘两人有一人得死，文直方选择救戴姑娘，不会救你！”

“胡说！”白舞娇叱时，兵戎的太极刀平推戴月腹部施出“横扫千军”，文直方急忙挡在戴月身前，含光刀向前错动，一式“刀批有节”用刀脊斜击太极刀。双刀交击，兵戎突然往后，疾彻至白舞身边，横刀冷对文直方片晌，侧头向白舞叹道：“小舞，我没说错吧，文直方只会护着戴月，不愿救你，眼睁睁看你被杀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——”

白舞话声未完，兵戎左掌突然横击而出，白舞惨呼后飞，如断线风筝被抛掷在镜池边，鲜血从口中狂涌而出，兵戎发出桀桀怪笑声离去。

文直方惊见兵戎向白舞骤下毒手，目眦欲裂，提刀疾步追去，身后却传来戴月的呜咽声，猛然清醒停步回头，戴月抱着抽搐不已的白舞泣哭。文直方连点白舞数处要穴，将白舞扶正，右掌抵住白舞背心灵台穴，提聚丹田真气，催逼体内真元，护住白舞的脑脉和心脉，无奈兵戎已一掌震断白舞的心脉，抢救约摸半炷香仍未回魂。文直方紧抱白舞，见白舞双目未闭，双唇附在白舞耳边轻泣道：“小舞，谢谢你真心呵护我。”一滴泪滴在白舞失色的颜脸，白舞头颈一歪，香消

玉殒。

文直方将白舞抱起，脑际一片空白。

一镜天开园区十分宽阔，翠迷廊长达数百步，白舞喝令不准婢女靠近打扰，以致白舞和文直方、兵戎、戴月的动口动手竟像没事发生过。文直方掠进不远处的一片漫开菊圃中，戴月跟在后面。

秋已深了，即使正午，菊圃仍凉意袭人，十来亩的黄菊在秋风中款摆，鲜黄的色泽有一种悸动、凄凉的美。文直方潜进翠迷廊前，曾掠过这片目眩神驰的黄色花海，当他抱起犹有余温的白舞时，毫不思索地闪入这璀璨的黄色之海，伫立于菊圃中央，将白舞轻放在黄菊上，双手拔空一块足够白舞长眠的空地，再以含光刀挖土，陪伴一侧的戴月也动手帮忙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两人已挖空丈余长的空穴，文直方将白舞抱进，怔立良久，白舞和他共有的岁月往事，在脑海不断涌现：六和街混口东西吃、两人拆掉鸡舍捉蟋蟀、小舞在寒山寺前广场斗蟋遭人欺侮、小山楼共享东坡豆腐、十里郎当岭初试云雨……，文直方低头俯身，在白舞已无血色的唇上深深一吻，两行泪如断线般扑簌簌而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文直方稍整情绪，跃出洞穴，双手将穴边的软土推回洞穴。戴月推土时嘤嘤泣哭起来，文直方上齿紧咬下唇，唇破，殷红的鲜血滴在芳香的泥土上。

白舞从此躺在黄菊中，反对他们两人交往的娘亲江如斯和未曾谋面的生父白长离，再怎么想都没想到，女儿此刻已长睡在这汪洋黄菊中。

文直方好恨兵戎这恶魔忒是狠毒。兵戎杀了白舞，借此向白舞证实文直方关爱戴月胜过白舞，两人中若有一人得死，文直方选择死的是白舞……

文直方拔三株绽放得十分灿烂的黄菊，放在隆起的土坟上，双膝下跪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小舞，小六子永远记住这一天，记住这个地方。清风明月，花开花落，死死生生，年年岁岁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”

文直方三磕头，戴月也三磕头。戴月轻握文直方的手，文直方朝戴月惨然一笑，反握戴月腾空窜起，向翠迷廊南端的碑亭疾驰过去。

白长离、白还泪离开东坡酒楼后，戴月神情萧索，心想不如离开断刀堂散散心。她突生念头想看看文直方口中那个小妖精白舞，不意却害死了白舞。她内心空荡，幸好有文直方温热的大手紧握她前行。

三六九酒馆在“笑癩子”边启程离开后，营生并未逊色。初夜，文直方引领戴月进去，一楼的江湖楼如往昔满座。文直方向酒垆前的酒保招呼道：“老位子！”

酒保似乎承袭了边启程的性情，呵呵笑道：“尹公子没来，小公子变成男子汉了，稍待。”

酒保俐落地张罗，就在酒垆前、面向后院安张酒桌、两把矮几、一壶酒、两酒杯。戴月深受白舞丧命的刺激，一路无语跟随文直方，她成长至今滴酒未沾，不免黛眉轻蹙，不解文直方何以带她上酒馆。文直方一杯酒下肚后道：“月儿，酒虽能纾解压力，但也会使人堕落消沉，你仍可滴酒不沾，或略微沾唇。我带你来这儿，是因为这儿对九天派有特别意义，这里是九天派最神圣的地方，九天派的血迹源头，九天派的总坛。这地方也是武林廿多年来最神秘的地方，武林第一次的煮酒论武，就在这个地方。”

戴月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如此酒臭味弥漫的杂乱地方，竟然成为一个门派的总坛，甚至武林第一次论武的神秘圣地。

文直方环视喧哗放肆的酒客，向一脸错愕的戴月续道：“就因为这地方太吵太闹，酒客又悠游于杯酒天地中，这扇门外的宽阔后院，甚少人知晓发生过武林大事。尹师父第一次领我到这儿喝酒，当晚就在后院收我为徒，而师父也因在这儿酒逢知己，得到师祖葛九天的亲传。我们师徒三代就在这个闹哄哄的酒馆后院开山成派、传钵收徒，没有仪式、没有贺客，只有酒兴与豪情，将九畴掌、九宫步开花散叶，流衍相传。”

戴月双眸闪现异彩，问道：“你的师祖是‘九九醉龙’葛九天，说说其他二条龙！”

文直方直言道：“另二条龙身份隐密，不好对外泄露，但我曾经向

你保证，此生对你绝不隐瞒。‘墨色苍龙’花六出易名楼春临，是楼外楼的主人、师父的连襟，他夫人就是‘天涯客’柳寄萍；‘秋瑟游龙’柳三眠，你见过面，他就是架阁弓箭作坊的东家杜架阁。”

戴月不意杜架阁竟是三条龙之一，呐呐道：“杜公公怎么看都不像会武功样子，怎么可能——”

文直方长叹道：“三条龙中，‘九九醉龙’葛九天是我师祖，曾亲传我武功，‘墨色苍龙’花六出最具文采风流，但三条龙以‘秋瑟游龙’柳三眠，淑世济民最殷切。”

文直方说完倾酒入喉，戴月喝一小口，呛得张口吐舌，桃晕上脸，大呼难喝。文直方轻声道：“我第一次喝酒也是这样的。”

戴月灌了一大杯白水，冲淡酒味后，又问道：“江湖三条龙武功那么高，各输一浪子半招，那‘天缺浪子’宫三奇武功岂不是高得可怕。高手过招切磋武功，本是美事一桩，宫三奇又何苦以退出江湖做赌注呢？”

文直方慨言道：“宫三奇身多残疾，大器晚成，年岁超过三条龙一、二十来岁，‘索命阎王’涂内明师父、麻叔的师父‘哑头陀’冬寒瑟、‘风驼子’桑天就是他的三大高徒，他的内功当然深厚，但年纪一大，血气外力反不如年轻气盛的三条龙。宫三奇敢大言不惭是别具用心，他误认三条龙得到‘天下第一掌’龙天八掌，想逼三人出掌较劲。而他胆敢下帖挑战，就是凭着拥有‘武林第一刀’大夏龙凤刀。唉，武林人物一向见猎心喜，充满斗性，闻有武林秘笈、宝刀名剑，必得之而后已，结果未蒙其利，反受其害。宫三奇仗着大夏龙凤刀虽勉强赢了，但力敌三人，内劲消耗过大，大夏龙凤刀的亡灵邪气反侵其身，未久即亡。说来宫三奇也是我的师祖。”

文直方说完，双手掩脸半晌，长吁一口气又道：“其实，秘笈、宝刀皆为身外物，兵戎强夺大夏龙凤刀和龙天八掌又能怎样，只是多了数十条冤魂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而我呢，大夏龙凤刀现在在我手上，我又学得龙天八掌。天下第一掌、武林第一刀具备，何幸之有！我因身怀龙天八掌秘笈，差点遭兵戎活埋，小舞受我连累，死于非命，名刀秘笈要来何用。”

文直方谈到白舞，顿了片晌，两串泪水滴了下来。戴月突然醒觉，面前这男人真诚可靠，她却一直忽略，随着自己的喜恶，招之则来，挥之即去，她想安慰文直方，却不知如何启齿。文直方停歇一会儿，道：“我对不起小舞，不曾替她想过，不曾表达谢意，甚至任她千寻百找。小舞今天一死，我要负起全部责任。”

文直方说得斩钉截铁，戴月秀眸泪珠打转，突然将酒倾入喉咙，随之大声咳嗽起来。文直方看戴月玉颊霞烧，点头道：“月儿，你我同病相怜，令尊、令堂和涂师父、安公公都为秘笈，宝刀丧生。我要你无灾无难，一生平安，我带你来这儿，是想把我和尹师父悟出的解牛刀法提供你参考。解牛刀法一招六式至简至易，要言不繁，可久可大，本立道生。令师白长离和尹师父都是武林奇材，令师所创的‘双壁解牛刀法’若能心手相联，威力不容小觑。那天张弘范挑战白掌门，我不解令师已更上层楼，一旦两人对阵，张弘范不见得能占到便宜，我竟然好强出手，实属不该。尹师父曾将其他刀法融入解牛刀法，他最近又另辟蹊径，仿效易经的八卦，重卦后成六十四卦，将解牛刀法的一招衍化成六招，六式成卅六式，威力大增。月儿，我不要你受伤，我怕肘腋之变，难以防范，现在就教你这卅六式。走，我们到后院演练。”

“不成，我，我有点醉！”戴月大起舌头道。

“当年师父传我武功，我也是这般微醺。走！”

文直方拉开那扇斑驳木门，凉风扑面，戴月清醒不少。皎月无私照，宽阔的广场周绕林树参天，偶有夜鸟扑簌腾空，文直方和戴月掣出背后刀，一招一式演练起来。

文直方领着戴月，在戌牌时分进入天街茶馆，茶博士看到文直方，高兴得直擦手道：“文公子，几年不见，长得这么高俊了，主人常提到你。”

文直方径问道：“主人在吗？”

“在！”茶博士点头道。

文直方和戴月在茶博士引领下，经过两扇月洞门，直入后院，书

轩透出烛光，文直方走进，讶然见到柳三眠和师父尹玉据案而谈，尹玉膝前置一薄被，脸色微青。文直方见尹玉一脸病容，直趋案前屈膝一跪，慌忙问道：“师父，您怎么了？”

尹玉轻抚文直方，慈爱道：“方儿，你和月儿一起来，甚好！师父不打紧，起来给柳公公磕头。”

文直方和戴月向柳三眠恭谨连磕三个响头。

“起来，起来！你们这两个孩子几年不见，都长大了。呵呵！听说直方现在还有个‘龙天大侠’的名号，可真不简单。”柳三眠慈爱笑道。

文直方向柳三眠行礼如仪后，急问道：“师父受了什么伤？”

尹玉叹口气道：“不是伤，是中了毒，皮直的刚刀淬炼了蛇蝎毒，非内功所能化解。”

文直方大怒道：“皮直这人作恶多端，不可放过。”

尹玉点头道：“他已命丧我的掌下。”

尹玉接着把他在寻园遭暗击经过大略说出，而后关切容貌憔悴的文直方。文直方如实禀陈，兵戎夺走了龙天八掌秘笈，为报复山寨遭焚毁，要杀路上风、戴月，让柳三眠、尹玉眉头深锁。文直方又提起兵戎知晓他未死，想再度加害不成，大夏龙凤刀得而复失后，凶态毕露，迁怒他的亲朋、追杀戴月，白舞为此无辜牺牲。

柳三眠突然问：“戴姑娘，你怎么会去找白舞呢？”

文直方尽量淡化他和戴月、白舞的情感纠葛，柳三眠不明内情，只觉戴月和白舞似有感情难题，出口关心。戴月一愣，不晓该如何回答，文直方赶忙解释道：“月儿、小舞和我在平江一起长大，我担挂兵戎找上小舞，要月儿前往示警，没料到反遭兵戎蹑上。”

尹玉轻咳一声道：“白舞虽然未过门，但伯仁因我而死，方儿与她有肌肤之亲，应视她为亡妻，但方儿也不可自此了却儿女私情。姻缘天定，好自为之！”

柳三眠也语重心长道：“情路最难走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。”

文直方连称是。尹玉转向戴月，满怀感触道：“月儿，表叔是你的

至亲，为了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，表叔即使丧命都在所不惜。但你得告诉表叔，能为你做些什么。”

尹玉这一说，戴月再也忍不住，哇一声哭了出来。这时，轩外传来脚步声，柳三眠扬声道：“小陆，什么事？”

茶博士小陆走到书轩门外，恭声道：“禀报老爷，有客来访，指明拜会尹大侠。”

尹玉陡然一惊，左跪寻一路保护他，趁夜进入天街茶馆行踪隐秘，怎么有人汇夜来访。柳三眠双眸精芒，一闪即逝道：“既然来了，就请进来。”

柳三眠、尹玉、文直方、戴月四人都提气运劲防备。俄顷，一男一女快步走进，两人向尹玉倒头就拜。尹玉慌忙道：“边兄、左姑娘快快请起，行这种大礼，尹玉承担不起。”

来客正是“笑瘸子”边启程和“病娘子”左弃禅。边启程、左弃禅恭恭正正连磕三响头后站起，边启程喜形于色道：“感谢尹兄不杀之恩，还累及尹兄中毒，这三响头当得，当得！让我们这对苦命冤家欢喜收场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！”

左弃禅依偎边启程，一副娇羞女儿态。

尹玉闻言笑道：“我还担心划你那刀太深，现在看来值得。”

边启程也呵呵大乐道：“尹兄那一刀是神来之刀，深浅刚好，血流不少，命倒无妨，却吓得我这娘子半死，紧抱我不放。”

左弃禅一听，轻推他一把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说，羞死人家了！”

边启程得意洋洋，大嘴凑到左弃禅耳旁逗她道：“自己人，实话实说何妨。”

尹玉、文直方、戴月为这对苦命鸳鸯能消解仇怨，感到欣喜。柳三眠捻须微笑，凝视边启程道：“边兄弟如何找到此处？”

边启程娓娓道出经过：“说来话长，尹兄遭人救走后，张弘范动员带刀门多个坛口明查暗访，全力追杀。我们将四师弟皮直遗体运回他的故里安葬后，师父和我们师兄妹三人前往任城，向李恒追讨大夏龙凤刀，不意李恒解释师祖宫三奇曾当西夏国禁军教头，大夏龙凤刀是西夏镇国之宝，师祖因此将大夏龙凤刀奉还李恒，李恒还当场将大